



## 嵊州公安创新企业社区警务模式 为企业集聚发展保驾护航



通讯员 周晨卉 本报记者 顾洁丽  
见习记者 孔珂依

本报讯 “多亏了企业社区警务室的帮助,我们才能顺利投产!”近日,嵊州某汽车零部件企业负责人感激地说。此前,该企业在运输设备时遇到棘手难题——价值数十万元的大型设备因超高无法通过园区桥梁。嵊州公安浦口派出所新质企业社区警务室了解情况后,连夜协调交通、路政等部门,仅用48小时就解决了这一难题。在警

务团队全程护航下,企业提前半个月完成设备安装并正式投入使用。

被企业负责人点赞的新质企业社区警务室,是嵊州公安企业社区警务模式的重要载体。从2023年起,嵊州公安主动顺应产业集聚发展新趋势,将社区警务理念运用到管理服务工业园区、产业集聚区上,为入驻企业提供助企护企惠企的增值化服务。

“新质企业社区是一个大型企业社区,有企业214家,其中规上26家、上市1家,经营项目大多涉及新能源装备、高端智能厨电、智能芯片等新兴产业和领域。”新质企业社区警务室民警梁奕介绍说,“之前我们通过走访梳理发现,作为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的重要阵地,新质企业社区面临诸多难题,像企业对政策理解不到位、涉企检查频次过高、外来务工人员办事不便、维权

渠道不畅等,一定程度影响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员工的稳定性。”为此,嵊州公安以“党建引领融合发展”为导向,通过“社区化”共建,建立企业社区临时党支部,推动街道、行业协会、平安类社会组织等主体“常驻、轮驻、随驻”警务室,推进涉企管理服务“一站集成”。

在此基础上,嵊州公安将警务触角延伸至产业链、项目建设最前端,为企业提供“立体化”守护。今年3月,越鲜小笼食品企业疑似遭遇食品安全敲诈勒索。企业社区警务室接报后,立即联动市场监管等部门,依托“消费领域虚假维权监督模型”快速研判,24小时内锁定犯罪嫌疑人王某伪造证据实施敲诈的作案事实,及时为企业挽回损失、消除影响。

同时,嵊州公安还推出“集成化”服务,联动市场监管等涉企部门推出《涉企

服务事项指导目录》。目录涵盖开工、上市、人才、创新等7类“一件事”标准化服务清单,明确咨询类、指引类、求决类、诉求类4大类涉企服务“基础工具箱”,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保障服务。“在企业上市准备阶段,这份目录帮我们迅速找到对应部门和专业指导,上市进程大大加快。”前不久召开的“与企同心·与企同行”警企座谈会上,目录获得企业家代表的高度认可。

此外,聚焦不同产业特色和发展需求,嵊州公安打造“一企一团队”“一企一策略”等定制服务包,落实“不叫不扰、吹哨即到、服务到位”的靶向响应机制,推动各类涉企诉求精准办理、高效办结。自企业社区警务模式推出以来,已解决各类难题470余件,涉企纠纷调解成功率99.4%,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超200万元。



实战演练



6月24日,省消防救援总队在舟山举行石油化工火灾跨区域实战演练,全面检验提升跨区域力量调度投送、多部门应急联动、海陆空协同作战、专业技术应用及在复杂地理环境(海岛)下的综合战勤保障效能。

此次演练共调集全省8支化工灭火救援专业队、企业专职消防队,共计消防车辆113辆、消防人员407人,动用各类型专业装备器材530件(套);地方政府和应急联动力量以及远程供水系统、灭火机器人、机器狗等高精尖装备参与。

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杨照航 摄

## “‘笑气’毁掉了我们的毕业婚礼” 一名大学毕业生的“悔恨独白”

国际禁毒日特别报道



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杜海波

自去年接触浙江省余杭强制隔离戒毒所(以下简称“省余杭所”)戒治康复工作以来,“法姐姐”已采访过十几个吸食“笑气”的年轻人,“为什么会吸上第一口”是“法姐姐”每次必提的一个问题。“好奇”“朋友推荐”“压力大”……答案五花八门,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一致的,那就是他们对“笑气”这些软性毒品的认知不足,直到成瘾,才意识到“这东西真的会要命”。

在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,“法姐姐”再次走进省余杭所,这一次,来听深受“笑气”毒害的小林(化名)的故事。

我叫小林,今年23岁,去年刚从杭州一所大学毕业。原本这个时候,我应该已经和女朋友领了结婚证,在双方父母的祝福中筹备着婚礼。可现实是,我和女朋友却双双来到了省余杭所。因为“笑气”,我们差点毁掉了自己的人生。

### 从好奇到失控

我从小在安徽长大,父母对我很溺爱,几乎有求必应。考上杭州的一所大学后,我就像脱缰的野马,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。

2023年的一天,我心情不好,便约了几个网友喝酒。凌晨3点,有人掏出手机,指着朋友圈里一张照片对我说:“试试这个,‘笑气’,比喝酒还爽。”

于是,半醉的我们凑钱买了一箱。那晚,奶油枪“嘶嘶”的声音像恶魔的引诱,我吸了罪恶的第一口——头晕、飘忽,世界仿佛旋转。

从那以后,一切变得失控了,每次聚会

我都离不开它。

后来,新款“笑气”上市,更隐蔽、更易携带。我开始独自沉迷,从一天几罐到一天几十罐,花光了自己从小到大所有的压岁钱、零花钱等积蓄几十万元。接着,我就编各种理由找父母要钱,周一才要了5000元,周三又要了3000元,到了周日,又骗父母说有急用再要5000元。这样骗了几个月后,父母以为我在赌博,就断了我的经济来源。于是,我又把目光投向了花呗、偷转父母支付宝,最多时,一天能花掉1万多元。

钱都换成了“笑气”,我的身体也迅速垮了,满脸脓疮、手脚发麻,但我还是不敢对父母说实话。

### 把最爱的人拖进深渊

小优(化名)是我读大二时交的女朋友,她漂亮、娴静,非常依赖我。双方父母得知我们在交往后很支持,还计划着等我们大学一毕业就为我们准备婚礼。

然而,“笑气”却将这一切的美好都给毁了。

小优刚发现时,哭着劝我停下。可我已经疯了,我还告诉她说,这个就像是抽烟一样,拉着她一起“打气”。“吸一口,什么烦恼都没了。”

很快,她也上瘾了。我们蜷缩在出租屋里,吸到天昏地暗,甚至为抢最后一罐气瓶大打出手。她曾用气瓶砸我的头,而我看着她猩红的双眼,第一次感到恐惧——“笑气”好像把我们变成了怪物。

(下转2版)

